

龙文化大系丛书

绘画与中国文化

张懋鎔著

三环出版社



龙文化大系丛书

绘画与中国文化

张懋鎔著

三环出版社
中国·海口

K203
93

责任编辑：王 晓
特约编辑：梅锦辉
王权才
封面设计：张 黎
装帧设计：刘成林

龙文化大系丛书
绘画与中国文化
张懋簪著

三环出版社出版(海口花园新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地质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787×960mm 1/32

印张： 字数：10.8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印张 6.25 插页 4

ISBN7—80564—229—X/G·12

定 价：2.50 元

8419850

探索中华文化奥秘

弘扬光大民族精魂

——“龙文化大系丛书”简介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之中兴起的“文化热”持续不断，方兴未艾。值此之际，三环出版社面向既有当代意识，又有“寻根”意识的新一代读者，正式推出“龙文化大系丛书”。

丛书以宣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求索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走向为己任。丛书从文化学、文化史、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力图通过对各个文化专题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和特征，然后在了解、熟悉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光大民族精魂。

和“五四”运动一样，当前对文化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为避免先入为主，轻易地抛弃文化传统，“龙文化大系丛书”的选题，均是较具体的文化专题研究，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泛泛之论来介绍和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做到“以小见大”。力求客观、真实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公正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

丛书的每一本书，对文化整体而言，是微观研究，就文化专题而言，却是宏观研究。丛书的撰稿者大多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维活跃、敏捷，不囿于成说，可以说，他们在各自研究的文化领域内已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了。其立论之新颖，其研究视野之开阔，极富现代气息，对广大文化爱好者颇有启迪作用。丛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于一体，极具可读性。雅俗共赏，这是“龙文化大系丛书”的又一鲜明特点。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旁征博引，采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资料如不是搞专业的，恐终身也难以触及，经作者汇进书中，使丛书充溢着各方面的知识，读来颇有新鲜感，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文化，它哺育着中华子孙，中华子孙也总是热爱、珍惜着中华文化，并随着社会的进化，为它不断注入新的血液，让它焕发着时代的光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所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中，“龙文化大系丛书”应运而生，在文化热的普及中，相信它会成为广大中青年文化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相信它会增强中华子孙的光荣感、自豪感，以及发扬它优良传统的责任感。

“龙文化大系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绘画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1)
(一)史前绘画——中国的远古文化	(2)
(二)史前绘画——中国文字的产婆	(6)
(三)绘画——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臣	(11)
(四)绘画——中国文化的窗口	(16)
二、宫廷绘画——帝王皇冠上的珍珠	(21)
(一)“孔雀升墩”与“斜枝月季” ——历代帝王文化修养之一瞥	(22)
(二)“宫梅”与“村梅” ——历代帝王欣赏水准举隅	(27)
(三)“一团和气”与“武侯高卧” ——绘画的聚散与帝王统治术	(32)
(四)“竹锁酒家”与“马蹄花香” ——宫廷画师文化修养之一瞥	(38)
(五)“中兴瑞应”与“耕织”、“服田” ——宫廷绘画的装饰意义	(44)
三、文人绘画——高层文化的代表	(50)
(一)清静·舒闲·雅致 ——古代文人的文化生活	(51)
1. 绘画与修身养性	(51)

2. 绘画的交往与文化的传播	(57)
3. 绘画与书斋生活	(61)
(二) 深邃·超脱·古朴	
——文人的学识修养	(66)
1. 绘画与诗文	(66)
2. 绘画与佛道	(72)
3. 诗、书、画、印的“四合一”	(77)
(三) 自然·含蓄·神奇	
——文人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观	(82)
1. 虚幻飘忽的山水画	(82)
2. 意味隽永的花卉画	(86)
3. 不同凡响的人物画	(92)
四、民间绘画与底层文化	
(一) 民间绘画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	
——底层文化鸟瞰之一	(99)
1. 丰富多彩的书籍插图	(99)
2. 栩栩如生的戏曲画	(104)
3. 美在民间	
——绘画与民间工艺	(108)
(二) 民间绘画的时空特征	
——底层文化鸟瞰之二	(112)
1. 分布广泛的民间绘画产地	(114)
2. 姿态万千的节令画	(120)
(三) 民间绘画与民间欣赏观	
1. 菩萨与红娘	(124)
2. 吉祥图案的永久性	(128)

3. 大红与大绿.....	(132)
五、“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文化层次的交融.....	(138)
(一) 唐伯虎与“三笑”	
——文人画与民间画的交流.....	(138)
(二) 画博士与画学	
——文人画与宫廷画的交流.....	(143)
(三) 千古美谈画友情	
——宫廷画与民间画的交流.....	(148)
后记.....	(154)

一、绘画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在五光十色的现代社会中，到处都有绘画艺术的倩影：繁闹街头色彩斑斓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商业橱窗，装饰一新的迎宾饭店，奇妙多姿的儿童乐园。更不必说逢年过节绚丽多彩的天空，服饰各异的狂欢人流。当我们的目光从社会进入家庭，依然是画的世界：雪白墙上的日历画，大衣柜玻璃上的装饰画，家具上铮明闪亮的木纹画，床单、台布、沙发上的图案画，以至于壁灯、台灯、电视机、电冰箱的造型与花纹都和绘画艺术相关，绘画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她来到哪里，哪里就有美的旋律、诱人的魅力。

在古代，绘画的触角不可能伸得这么远，但哪里有文化，绘画艺术就会叩门光临，雕梁画栋的房屋，色彩缤纷的服装，花样奇巧的食品，丰富多彩的书籍插图……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她。绘画艺术美化了人类生活，也美化了人本身。人的思维能力因此而增强，人的头脑因此而净化，人的动作因此而优雅，人类因此变得聪明而有教养。

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文化古国中，绘画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意义。文字的诞生，文明社会的开始，史前文化以及整个

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与辉煌。要做到这一点，不妨从史前文化开始，顺着绘画前进的足迹，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吧。

(一) 史前绘画——中国的远古文化

一只灰白色的鹳鸟，体态丰肥，嘴长尾短，正伸着脖子直立着，嘴上叼着一条大鱼，它那棕黑色的眼睛睁得溜圆，显得自信而又安详。鱼的棕色轮廓衬着鱼肚白，神态栩栩如生。旁边有一柄直立的石斧，石斧绑在木柄上，木柄下端有一个方框，那是石斧的插座。石斧的轮廓也是棕色的。

这是一幅《鹳鱼石斧图》。别以为这样引人注目的绘画是封建社会艺术大师的手笔，它是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的遗迹，不折不扣的中国史前时期的绘画作品（《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图中鹳鸟与鱼布局合理，比例适当，着色和谐。更难得的是，作者不满足于依葫芦画瓢，着意刻画了鹳鸟捉到大鱼时欢愉自在的神态，揭示了鸟的内心世界，称得上“气韵生动”，可以和后世的绘画佳作相媲美。当然，其意义远不止这些。绘画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并不是在人类诞生之时就有的，只有当史前先民们的思维水平、表达能力、心理功能达到一定高度时才可能出现。这幅《鹳鱼石斧图》可以说是中国史前先民们智慧与力量的象征，中国远古文化水平的一面镜子。

诚然，这样比较完美的史前绘画作品并不多，但是更多的

绚丽夺目的绘画艺术则到处可见，这就是原始艺术中最有成就的彩绘艺术。从东方沿海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到西方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从东北、内蒙的红山文化到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在这些远古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普遍绘有彩色的花纹图案，其丰富多彩、诡奇多变，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万分。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彩陶壶，形状犹如一条小船，腹中部画有小方格纹，象是一张张挂在船旁的鱼网，使人产生种种联想。临潼姜寨出土一件陶盆，盆内画两只青蛙、两条小鱼，青蛙大腹便便，似乎在迟缓地爬行着，小鱼则身子单薄，扭动着腰肢，仿佛在轻快地游动着，一大一小，一呆笨，一活泼，两相对比，别有情趣，令观者哑然失笑。西安半坡村出土几件人面鱼纹，有的人面又圆又胖，有的画成椭圆形，鼻梁垂直，眼睛闭合，嘴巴张开，口角两边有两道交叉斜线，似衔小鱼的情状，头部两旁，有的各画上一条对称的小鱼，既写实，又抽象，很有艺术情趣。鱼的形状十分丰富，有的张口翘鼻，似在寻食；有的睁目露牙，如临大敌；有的平行游动，安详自在。如在盆内盛上清水，小鱼仿佛在水中游动，人面纹则象是史前先民在观赏这一切（《西安半坡》）。史前彩绘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除此还有植物花纹、几何纹、水波纹、涡纹、鹿、鸟之类的动物纹，网纹、菱形纹之类的编织纹。就色彩来说，有黑、白、红、黄、紫、棕、赭诸色。上面举的几个例子，无论从构图、布局、图上所显示的生活情趣来看，史前先民显然已不满足于写实手法，往往把实际生活中得来的题材加以概括，并抽象化。他们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客观物象的真实描绘，而竭力在表达自己的想象能力、思想感情。他们的形象思维开始复杂化了。关于这些彩陶纹饰的意义，现代学者作过种种推测，有的

认为是图腾的标志，有的认为仅仅是为了美化生活。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点：这是史前先民艺术思维能力的体现。不容否认，正是绘画才开发了史前先民的大脑，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启迪了他们的审美情趣的。

史前绘画的涉猎面还不止这些，它更多地体现在史前工艺美术上，因为史前工艺更突出地表现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结合。象《鹳鱼石斧图》这样原始社会的杰出画作，依然是附着在日常生活用的陶缸上，图中的斧头与鹳鸟及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恐怕没有内在的艺术上的联系，很可能含有另外的宗教意义。这都说明纯审美的艺术品还没有产生，史前绘画并非象后世所想象的那样。陶器是史前最普遍的日用品，它本身就是陶塑品，不少陶器具有一定的艺术性。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一件鹰鼎，制作者巧妙地把实用与艺术结合起来，全器塑成一只雄鹰，它强健的身躯是器身，粗壮的鹰腿是器足，它两眼圆睁，嘴尖喙利，雄风凛然，气势凶悍，十分生动（《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墓葬出土一件陶壶，腹部有一浅浮雕人像，坐式，高鼻梁，大耳朵，小眼睛，全身裸体，男性生殖器十分显露。这是一件较为成功的史前浮雕人像（《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其含义很可能是生殖崇拜。史前牙雕艺术的精妙也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步。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一件蝶形器，质料是象牙，因其外形扁平如蝶而得名。表面是一组刻工精细的双鸟纹图案，在图案中心还刻有五个大小不等、相互套挂的同心圆，外沿边上有火焰图案。更奇的是两侧分别刻有对称的小鸟，滴溜圆的眼睛，伸着的脖子，锋利的鸟喙、都表现得维妙维肖。其构图之繁复、雕刻之细腻，不正是史前先民

形象思维水平的绝好反映吗(《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这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能力广泛地表现在诸如木雕、玉雕、石雕、染织、编织等囊括史前人类衣、食、住、行、用各方面的实用工艺品上。这些生活中的“美”都与史前绘画相关联。

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绘画在史前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绘画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但它同语言的关系,毋宁说是绘画同人类感觉思维的关系,绘画是为了说明感觉、表达思维的。上边举的史前绘画例子中,有不少具有这种功能。但要一一确指,并非易事,因为图画的表意效果因人、事、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为避免臆测,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少数民族图画记事的情况。在云南西盟佤族头人居住的房屋墙壁上,常见多种壁画。颜料很方便,用牛血、赭土、锅灰、石灰;构图也不复杂,出现最多是牛、鹿子等动物(有时仅画头部),一排排叉手站立的人形,一个个方格子。这些图形既不讲究对称,也没有一定的艺术编排,纵横交错,不象一般壁画为的是装饰美化生活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动物头代表动物本身,方格代表水田,是财富的象征,表示这个家庭富有。叉手的人形代表跳舞者,生活富裕了自然可以请亲朋好友来跳舞享乐了(《云南西盟大马散卡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这类壁画表示的意思,和内地民间贴在门上“人畜兴旺、家宅平安”之类的吉祥语差不多。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一是用绘画,一是用文字。

有些少数民族绘画能表达更为复杂、完整的意义。如景颇族在早先春耕时,要举行祭祀仪式,内容之一很奇特,即在地上竖立两根所谓的“鬼桩”,上面画有表意性的图画。这两根“鬼桩”一长一短,长的称为“公桩”,由一条曲线把桩面分为九

栏,从上到下依次绘有砍刀、弹丸、弹弓、水塘(里面画有鱼)、犁、轭、耙、锄头、犁铧、钉耙、铲、凿、水牛、黄牛、青蛙、螃蟹;曲线本身又代表水渠。“母桩”用横线分为八栏,从上到下画有项圈、耳饰、包谷、棉花、黄瓜、向日葵、谷子、南瓜、芋头。物象用笔不多,但形象准确生动。据作画者本人介绍,“公桩”所画弹弓、弹丸是男子打鸟工具;水渠、水塘及生活在水中的鱼、青蛙、螃蟹都是水田的象征;牛是耕田的主要家畜,看牛与管理水田正是男子们的事情。“母桩”所画项圈、耳饰是女人们的心爱之物;而种植包谷、棉花和管理菜园是妇女的工作。整幅画的意思仿佛是在向老天爷祈求:“请神灵保佑景颇族男子水田开垦得多多的,牛群繁衍得多多的,工具也添置得多多的;请神灵保佑妇女首饰添置得多多的,包谷、棉花、瓜菜收获得多多的。”虽然看起来桩上每一栏的图画是孤立的,但对景颇族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篇“祷祝文”了(《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显然,这样的图更不是为了艺术,让人们观赏,而是表达当事人的思想情感、宗教信念。从少数民族这种原始记事方法可以推测史前先民用绘画表达思维的大概情形。可以想见,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除了语言之外,恐怕只有绘画来传达人们这样复杂的想法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前绘画承担了文字的部分职能。

考虑到绘画在史前文化中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它的作用与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二)史前绘画——中国文字的产婆

有人把史前绘画与文字称为孪生姊妹，形容她们面目相似，有时简直难以区分，究竟是图画还是文字。此话有道理。就拿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文”字来说，从现今楷书观察，与绘画毫不相干，但它的早期形态，却与图画差不多。在商周铜器铭文里，保存着“文”字的古老形状，原来它是一个身上刺或画有花纹图案的人的正面形象（参阅容庚《金文编》），“文”的本义就是古代文身的人。《水浒》里有条好汉叫九纹龙史进，他的身上刺了九条龙，故得了“九纹龙”这个浑号。据古籍记载，文身是史前时期一些民族的风俗，他们在身上用针刺或用色彩画成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花纹图案。有的部落或比部落更大的群体单位，都用同样的图案来文身，表示他们同属一个群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图腾”（文身是其一种表现形式）。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华夏民族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称为“戎”、“夷”。据说夷人茹毛饮血、身刺花纹（《礼记》）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本是小儿子，不应当继承王位，理应由他的哥哥太伯或虞仲作王，但季历的父亲偏爱小儿子，于是太伯、虞仲只好逃到南方荆蛮之地。入乡随俗，也在身上刺和画了花纹（《史记》）。直到今天，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文身的习俗。

不仅是“文”字，在中国古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字与图画相近，如果不是出现在句子里而是单独存在，表面上看不出与图画有什么不同。比如“国”字，繁体字写作国，方框内有一戈字和一口字，本义是用戈（武器）来保卫城邑（口在早期文字里同成一个圆圈，表示居住区域），方框表示国家的边界。有居民点、有军队、有边界，岂不是构成国家的要素吗？另外象表示太阳的“日”字，画一个大圆圈，中间点一点；“月”字则画成一钩弯弯的明月；“山”字画成起伏相接的三座山峰。至于人的

部位“身”字画，一个挺着大肚皮的人形，牙齿的“齿”字画一个长方框，表示嘴，上边画一排牙，下边画一排牙与之对应。这些形同图画的字都存在于商周甲骨文、金文里。但是他们不是最古老的形态，因为商周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古代文字。中国文字更原始的状态，也就是更加图案化的形态，出现在更遥远的史前文化之中。在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四个迄今已知的早期象形字，第一个是“戊”字，字体形状完全象一把斧；第二个是“斤”字，即《诗经》提到的伐木工具，字形象一把斧头，比“戊”稍窄些；第三四个字都是“炅”字（音 jiong），画太阳下有一团火，义为日光，应是“热”的古体字（《古文字学初阶》）。当这四个字发现后，有的学者不承认它是字，认为是图画。不过现在学术界绝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文字。反对者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愈是早期的汉字，愈是象形，愈是与图画难以区分。要想辨认这对同胞姊妹的“庐山真面目”，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文字的产生，尽管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的史前时代，但它的年龄究竟比绘画小得多。史前绘画的年龄，我们在上一节已论述清楚了，它在旧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它的萌芽期或者还要更早些。所以说有人将史前绘画与文字视为孪生姊妹的比方虽有道理，但并不确切，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史前绘画是中国文字的产婆。

由绘画而孕育文字，世界上并非只中国一家。在古埃及早期王国之前（距今六千年前），埃及人就发明了象形文字，“山”字画成夹峙河流的两座山峰，“水”字画成波浪形的三条横纹，和中国古文字“山”、“水”的写法很相近，自然是从图画演变而来。几乎与此同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也出现了图形式的文

字。尽管世界很多古国在文字产生演化的方式上走着几乎相同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人最顽强，他们沿着这条路，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真书一直走到今天的楷书阶段。而其它国家如埃及等，刚刚迈出两步就裹足不前了，就停顿了，这一停顿就是几千年，实在惊人得很，以至于他们的后代站在他们祖先书写的刻石之前，一个个睁大眼睛呆若木鸡，不知道他们的祖先在上面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唯独中国人，骄傲地摆弄着地下发掘的种种先人遗物，兴奋地释读着上面稀奇古怪的文字，就象在背诵现今的诗文，向外国人如数家珍地介绍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国悠久的文化，首先在于四千年延绵不绝、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文字的间断，意味着文化的停顿，不能按原先的文化发展轨迹前进了。

中国文化有顽强的传袭性、连贯性。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清史稿》，从孔子笔削《春秋》到各朝野史笔记，上千万的文字典籍将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纪元、甚至每一个月发生的大事一一登记。即或是文献阙失、语焉不详的商周历史，也由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来填补、来阐述。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有能够使中国文化中断，那保存在夹壁中的书籍、流散于民间的竹简，仍在线续着中国历史的香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践踏中原、女真人的后裔挥戈进关，但中国的文化既没有被同化，更没有被中断，仅仅是吸收了某些外来成分，继续向前发展。大到一个国家是如此，小到一个家族也是这样。曲阜孔子家族，几千年来，子孙繁衍，香火不断，那一本孔氏族谱，将每一代圣人记录得分毫不差，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文化有广泛的传播性。无论是东北的女真、室韦、高